
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目錄

啓

二卷目錄終

康熙十五年上

康親王啓

爲

皇恩浩蕩臣罪當誅謹瀝血陳情仰祈

立賜處分以勵廉恥事竊以一介書生備員翰苑康熙十二年八月告假送親回家十三年慘遭

逆變分當一死以報

國恩不幸聚族省會老親被拘門禁森嚴脫身無路彼時祗以范總督尚存冀圖反正然不能抗節殉

難而徙隱忍苟延此當誅者一也變後削髮入山又被迫授偽銜再四堅辭杜門謝病遂改着僞尸曹拘管毀瘠形容聽其看驗屢被詰責輒欲戮及全家然始終借病支吾究未嘗聲明大義正詞不屈此當誅者二也被脅不死本欲別圖機栝以報

朝廷乃十四年兩次遣家人取道建寧因關口搜查嚴密而返本年八月復遣人間道出關又爲逃兵冲阻未達軍前空懷圖報之誠終無實效可見

至三載之內不穿公服不預朝賀不代理事不代報餉雖稍異禽獸之行已大爲名教之辱此當誅者三也夫人臣慷慨致身自屬分內何至忍死偷生行同狗彘但受害于逆黨禍必及于老親正法于

聖朝或得矜全父母椎心泣血引領至今天地鬼神在

上鑒臨道路行人傷心隕涕幸逢

親王殿下統師入境得見天日在雷祗有罪之當誅更何冤之可辦雖伏斧鑕萬死不辭而

皇恩浩蕩一槩尚未罰及夫脅從罔治原所以寬叛
逆之徒凡有血氣心知自應置身無地雷待罪
翰苑
朝廷恩禮素優乃不能轟轟烈烈立廉恥之防為節
義之倡容忍至今粉骨碎身無以仰酬
高厚且使雷當日委曲幹旋功跡有據已非臣子守
節之經況不能罵賊不屈於先又不獲獨致款
誠於後有靦面目亦槩引脅從二字與賊輩同
荷

天地優容一日無以自立人世是以直抒血誠歷陳
情罪伏惟
殿下奉命南征生殺勸懲萬姓觀瞻所係。雷情罪昭
然伏祈
立賜處分以勵廉恥以肅官常。而雷心迹旣昭始願
獲遂雖身嬰刀鋸亦瞑目而不悔矣
黃叔威曰中間陳情處語語血誠直是金鐵可
穿奈何爲人所誤不一先陳
九閽之上也噫

進彙編啓

爲恭

進彙編目錄凡例冒懇

慈恩代

奏乞

賜暫假回鄉省視父母墳墓願得終身圖報事竊以

萬死餘生蒙我

皇上發遣奉天又沐

特恩名回京師侍我

王爺殿下筆墨恭遇我
王爺殿下睿質天縱篤學好古禮士愛人自慶爲不
世遭逢思捐頂踵圖報萬一無奈賦命淺薄氣
質昏愚讀書五十載而技能無一可稱涉獵萬
餘卷而記述無一可舉深恐上負
慈恩惟有掇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
顧問而我
王爺聰明睿智於講論經史之餘
賜之教誨謂三通衍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

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勒成一書庶足大光

聖朝文治雷聞命踴躍喜懼交幷自揣五十年來無他嗜好惟有日抱遺編今何幸大慰所懷不揣蚊力負山遂以一人獨肩斯任謹于康熙四十年十月爲始領銀僱人繕寫蒙我

王爺殿下頒發協一堂所藏鴻編合之雷家經史子集約計一萬五千餘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內

書得告成分爲彙編者六爲志三十存二爲部六千有零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刪一二以百篇爲一卷可得三千六百餘卷若以古人卷帙較之可得萬餘卷計三載之內目營手檢無閒晨夕幸而綱舉目張差有條理謹先謄目錄凡例爲一冊

上呈伏惟刪定賛修上聖之事臣何人斯寧敢輕言著述不過類聚部分仰待我

王爺裁酌或上請
至尊聖訓
東宮殿下睿旨何者宜存何者宜去何者宜分何者
宜合定其大綱得以欽遵檢校或
賜發秘府之藏廣其所未備然後擇于江南浙江都
會之地廣聚別本書籍合精力少年分部讎校
使字畫不至舛訛繕寫進呈恭請
御製序文冠于書首發付梓人刊刻較之前代太平御
覽冊府元龜廣大精詳何止十倍從此頒發四

方丈治貽垂萬世

王爺鴻名卓越過於東平河間而草茅愚賤效一日

犬馬之勞亦得分光不朽矣而更有冒昧上請

者雷自康熙十八年入京師至今共二十八載

向在刑部聽審時雷母在籍身故及發遣奉天

雷父在籍病亡雷生不能親奉養病不及侍湯

藥歿不及親殮含葬不能臨穴慟哭每當歲時

伏臘唯有南向長號椎心泣血向以罪廢之身

烏鳥私情無由上達今蒙我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得侍我
王爺殿下筆硯之傍前後蒙三
賜御書及
御製詩集寵榮逾等萬願俱足而竟偷延視息不一求
奔視父母墳墓則與禽獸何殊而我
王爺殿下亦何取此等人面獸心之人侍立左右
向因此書未竟無一藉手可以報
恩不敢遽以私情上瀆今幸此書告成而雷此數
年中亦已精力俱竭目昏耳聾僅餘殘喘若歲

時祭祀痛心昏暈忽然朝露則魂魄欲歸依父
母魂魄不得九泉抱恨無窮伏惟我
王爺殿下天地父母之心推
皇上以孝治天下德意乞
代爲
奏請使得暫假歸鄉一哭奠于父母墳墓往返不
過七八个月倘一息未塡溝壑則此後餘年無
刻非捐糜頂踵之日也臨啓曷任惶悚之至

同楊道聲恭祝

諴親王千秋啓

蓋聞泰運方隆爰篤維城之慶鴻圖永固聿隆作屏之英弘六典以造周姬旦獨多材藝陳三雍以翊漢河間夙擅詩書前簡流徽今茲爲烈恭惟我

王爺殿下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

璿極分輝聿鍾祥于彩紱
銀潢煥彩早錫瑞于桐珪畯縣之表既徵金玉之
相允懋
楓宸沐寵陪視膳于
龍樓
少海承恩許聯吟于
鶴禁咳唾皆成風雅寧侈楚元之詩爻象直抉圖書
何羨沛國之易爰乃代告虔于
闕里採風謠于魯邦雅調成章不啻壁宣金石鴻文

掞藻幾同地湧珪璋既克孝以克忠復允文而
允武屆
鑾輿而出塞霜清瀚海之烟督虎旅以分符雷掃欃槍
之孽磨盾而成露布禁旅騰懽倚馬以奏鐃歌
天顏有喜遂騶
日馭祭告
山陵矩度表其雍容風儀昭其肅穆外藩陪貳心驚
帝子神威留守臣民快仰
天人眉宇既旋

京闕復侍
南巡吳越觀風金焦紀勝六橋花柳寫入吟箋三泖
風煙攬供賦草吳儂子夜譜彩筆之新詞越女
櫂歌傳錦囊之麗句與酣潑墨家摹蔦福之碑
意到揮毫世寶蘭亭之蹟嗣乃登岱宗而作賦
陟日觀以留題漢栢秦松千年生色金泥玉檢
異代增榮逮夫
玉輦之西又肅
屬車之蹕歷祁姚之舊壤涉秦漢之故都八水究其

源流三門覘其體勢聖躅賢軌搜往牒以對揚
邑乘山經指遺墟而燦列
帝心悅豫謂博聞其足徵
天語褒嘉信稽古之有獲至若容成六術隸首九章經
指授于
聖神遂覃思于皇古探依永和聲之本訂吹灰累黍之
規按舊譜于紅牙感通櫪馬衍新聲於翠管聽
叶遊魚
睿算通微靈機啓秘蓋道能開物故宜彝奏桑林德

足名和自可琴調清角行見發開闢未減之韞
瞻獸舞於
堯階宣宇宙太和之風仰鳳儀於
舜日允
昭代之盛事洵亘古之鉅觀某等分儕芻蕘材均樗
櫟昔日同遭羈困常恨見天無期詎意偕脫網
羅竟喜瞻雲有路敢謂鄒枚之並進庶幾管鮑
之同心轗線何長芹曝思獻駑駘共依阜櫪願
效驂服之齊驤瓦缶聯厕宫懸私擬塤篪之叶

奏今日者花明蘭坂柳拂平臺樂正習舞之辰
正值懸弧之節國老獻鳩之旦欣開祝嘏之觴
既逐隊以鳧趨亦羣謹而雀躍幸太陽光被草
木敢忘葵藿之忱況大海宏納細流謬輸涓滴
之潤伏顧
仁恩溥被
義聞宏昭
沛利澤於羣生海宇共沐寬大之賜
播春風於萬類爽世長醫愷悌之聲積和氣以致

祥則南極一曜長拱
北辰之三廣厚德以集慶則嵩祝
千秋秉享箕疇之五從此動名赫於八表與日月而
齊光帶礪鞏於萬年與乾坤而並永矣
得一道人曰有質有文金聲玉振鸞和中節大雅
元音宜見賞於
梁園也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四目錄

策

四卷目錄終

經史

諸經皆明道之書也史則備人事之得失可因以求大道之所存者也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事外之道舍道以言事則其事流于刑名雜霸之爲曲學私智爭出而天下無治功舍事以言道則其道流于虛无詭誕之言邪說异端蜂起而天下無正學故學經以求道讀史以識其事在朝廷以善其政教在草野以淑其身心經史之有裨誠非淺鮮也雖然經有真僞异同史尤多是非得失誠未可一概論矣自漢武表

章六經嗣是而以三禮三春秋合爲九經至唐孔穎達則取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爲正義遂有十三經之目明以五經取士纂集五經大全而唐之十三經註疏亦並行于世夫易之爲教尚矣漢以來註易者不啻千家不獨藝術者流各據師說言其所見即以程朱大儒而程傳本義之說亦不能无异同則欲言道咸歸于一貫亦豈易歟書則今文古文之殊而文義顯晦不一其間眞僞亦豈容輕議歟詩三百十一篇較諸經爲稍備而小序之言與文公之說後儒亦

尚有疑義又安所折衷乎周禮之眞僞後人之論各殊儀禮散逸之餘卽禮記亦尚多駁雜之論則吾夫子所定又果何書也春秋三傳本以註經然同時先後所傳已甚舛訛人則或男或女之不同事則或褒或譏之互異其於筆削之旨果能盡合否耶史則不獨陳壽之抑蜀魏收之穢史見譏於道人卽以遷固之材尤多駁雜不純之議而唐書之掛漏宋史之蕪雜遼金元之缺略又無論已先儒以爲讀經者求見道而已矣讀史者求因事以見道而已矣讀易而有

得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旨以因時制宜則變卦之異同錯卦綜卦之支變可勿問也讀書而有得於君洛臣儆都俞吁咈之意以經邦立政則殷盤周誥之聱牙武成洛誥之錯簡可闕疑也讀詩而有得於思無邪之一言則鄭衛之多淫詞與小序之各有別旨可兼採也讀禮而有得於無不敬之一言則周禮可爲特經以見周公之制儀禮禮記不妨從合以見古法之詳也讀春秋而有得於天命天討褒貶勸懲之大旨則左氏以稽其事公穀及胡傳以參其義其

同皆可並收也論孟皆聖賢傳心之言孝經則夫子著述之大求道而有明且盡如此者哉若夫爾雅雖相傳爲周公之書不過訓詁之末立爲小學可也至於史則資於遷固以取其材正之紫陽綱目以立其識由是而後漢書三國之典茂晉書之綺麗南北史五代史之簡潔皆備史家一得之長而宋遼以後諸史亦備見聞之助考其治亂得失之機綱紀法度之大國計民生典禮誥戒之是非得失即事以求道則史亦經也如是庶幾善於窮經讀史不徒爲宏攬博

聞之末者乎敢以是爲乾事獻

樂律

自古帝王治定功成莫不作爲一代之樂以昭德象功而其用之大至于格天地神人而感鳥獸則甚矣樂律不可不亟講也顧樂自黃帝嶰谷以來六代之聲皆稱極盛及至秦漢以後不獨音樂无當大觀即求律呂之定論亦不可得而正聲變聲九寸三寸之說紛紜莫知所定蓋律學之失傳也久矣然則居今日而欲修明律呂作爲一代之樂何道之從哉生愚以爲今日惟在得樂之本與作樂之人而已矣所謂

本者何人心之和是也所謂樂之人者何得精究律呂之人制器以求聲之和是也我
皇上聖神文武宵旰勵精海內享昇平之福者已五十年此眞太和成象之日禮明樂備之時所謂人心之和作樂之本固已得矣則今日雖有立局以求精究律呂之人至不容緩也夫律呂之學雖自漢以來羣言聚訟然如隋之萬寶常唐之寧王憲皆能即樂之音調以辨治亂興亡則知精通律呂之人未嘗絕于天下也亦審矣昔人謂治曆法必得明經之儒專門之

齋精算之士生愚以爲此不獨治曆也即治律亦莫不然夫經術之士但知守禮經之說及漢史律歷志之言至于制器審音則茫然不知所謂而技術者流又但守其師說能辨其俗調和不和之概至于根本六律之由與古律改今調之故則亦概置不講而卒無所折衷遂使舉世之人疑俗樂古樂若判爲兩物而不知天下之音不能外五音而俗樂亦不能舍律呂以成調第其名之沿改莫得其詳耳誠設局置官專領其事下令凡天下之精于制器通于音律明于

算法者皆令地方有司以禮送入京師厚其廩餼使經術之士參互考訂制器審音然後作爲樂章制爲舞容我

皇上以天縱之神聖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於以導和宣豫感格神人陶淑身心其所裨于太平鴻業豈淺鮮哉

荒政

聖人治天下使天下皆家給人足耕九餘三而水旱不爲災此不恃無或荒之時而恃我有救荒之法不在救之于己荒之後而在備之于未荒之先此荒政不可不講也周禮十二荒政皆救荒之法也而平日閭里樹畜之制食時用禮之規已非一日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三代以下民無恆產而逐末者多平日不講積貯之方臨時雖補救而民或不能自保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宋朱子之社倉其法皆善矣

然或循其名而不講其實或行之非其人而反以滋弊我

皇上敬

天勤民製耕織圖以勸民務本州縣皆勸民積穀各省雨暘無日不在

聖心每歲蠲賑至數百萬而災荒偶告截漕賑濟又輒數十萬石凡所以備荒之道無所不周而救荒之政無一不善海內無不含哺鼓腹歌咏太平者而年歲偶歉時或頻

聖天子之憂勤則爲臣子者安可不詳求備荒之策以仰佐
聖慮之萬一哉生愚以爲今日而言備荒雖有講求積貯之實而已矣夫積穀之令行之三十餘年矣使天下有司皆知出陳入新無復侵蝕則每州縣所積皆可至十數萬即有災荒偶告不足爲虞乃州縣侵那之不肖之大吏又從而庇護之新任不能交盤則逼勒之名存實亡遇災遂無所措其可爲長太息者也夫爲一方之大吏至不能實稽一方倉庫之積爲一州

一邑之司牧至取小民備荒之穀以入貪橐此輩寧復可使晏然君民上者哉則交盤之歷勘不可不嚴賠累之弊不可不早絕也抑尤有進者朱子社倉之設固已慮有司之侵那而欲使民自司之矣然民司之而貧乏者不可使富厚者不肯爲而州縣亦終得而漁獵之生愚以爲宜于一鄉之中擇鄉紳之位尊有德望者爲之夫士人進則坐廟堂而利澤及天下退而謹司管鑰以飽其鄉閭雖以公輔之尊爲此事亦不至於褻而州縣亦有所忌憚亦不敢顯奪以恣

其貧此即朱子社倉之意似可與積穀州縣並行之者也而尤在慎擇督撫使之勸民重農而力田之子不時表異之則民益相勸於務本由是而富庶養恬同風順則可比隆三代何漢唐以下之足云

防海

國家武功赫濯文德覃敷日出海隅咸遵聲教宜其梯航萬國海不揚波乃猶有一二無知赤子剽掠潢池致煩執事之諄諄下詢生愚以為此特海濱一二良有司之事未足煩

廟堂之經畫也何則今日之所謂海寇者非有若孫恩盧循之輩能擁衆以自雄也非有若田横五百人之徒守義以負固也大抵海濱之一二游手桀驁者耳彼其生長海濱魚鹽竹木之利未嘗不足以自資誰

樂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甘自外于王化者乃不幸而有司撫循無術胥役輩借追呼以侵漁之獄訟之聽斷不公時或而激撓之加以洋船之巨商大賈重貲厚利足以聳動之而此一二不逞之徒時或携貨入海則亦居然商也時而滿載及岸則亦居然民也時而所齎不售舟行失利羣不逞相聚無聊則居然爲寇而已矣然使不能防之于未爲寇之先而能防于既爲寇之後猶可不至猖狂自肆也乃巡哨之兵丁因緣爲奸而水師之將弁養尊自重誰肯逐寇

于洪波巨浪之間冀立功以自表見者而海防不得
不講矣乃或者以爲防海之術雖有禁民入海而愚
竊以爲有未安何也自開海禁以來江浙閩廣之海
船不下萬餘舵工水手已及十餘萬矣一旦寸板不
令入海則此輩何以自資有不盡散爲盜者乎況乎
內地之財止有此數而閭閻之戶口日增乃復歲棄
海外數百萬之資使海濱赤子坐困而無以自立失
計之大者也生愚以爲內地得廉明有司力行保甲
可以防之于未然之先海濱得奉行之將弁嚴稽出

入可以防之于既然之後至于經制水師不妨寬其疎防之處分仍招募土人授以控御使其協同搜捕海島伏匿之奸得賊則立授以水師之缺而水師能捕盜者則不次超擢之夫以海濱之民搜海中之寇譬若邏卒番役之捕盜固未有不悉其情形而能窮其窟穴者況寬其疎防之罪則無復諱盜之弊而厚其獲盜之賞則人皆樂于自見然此皆地方一賢督撫之事耳又何事鰓鰓過計哉敢以是爲執事獻

國家昇平日久聲教肆訖宜乎家給人足比戶可封乃山陬海澨不時萑苻見告其故何哉生愚以爲此非民之甘於爲盜而實有司之不善撫其民亦知盜之不可爲民而實有司之不善術其盜是必有道焉以清其源本於先兼能窮其根株於後如此則盜皆吾民一道同風之盛可幾也生請因執事之問而敬陳之夫民之爲盜大都起於饑寒而饑寒之由大都由於徭煩賦重而加以水旱爲災或至不安其生一二

無賴者流袒臂一呼而無衣食之輩從而應之此亦自然之勢也今我

皇上

御極以來內平三逆外廓臺灣邊外一二不逞皆已革面革心海晏河清不聞有征調之煩科歛之事而州縣陋規再三申飭水旱偶爾見告錙賑頻施宜乎民皆安其井里保其身家豈復有鋌而走險者乃有時一二不免於饑寒則由有司平日之撫循無方以致無復儲積教化無素以致無復廉恥遂至於犯法冒禁劫奪橫行而盜案處分既嚴互相隱諱日積月

累正恐爲患滋不可制耳然愚以爲能消弭本源於先窮其根株於後盜固未有不可爲民者也昔漢時渤海多盜以龔遂爲太守遂下車勸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渤海之盜遂除此能禁其源於先者也光武西征潁川盜起車駕卽囘下詔祗諭捕盜之功除失盜之罰羣盜能以五人共縛一人者悉宥其罪兩月之中羣盜盡絕此窮其根於後者也今日者欲清盜之源首莫若務積貯戶知積貯則人少饑寒自不至於爲盜次莫若嚴保甲保甲旣行則出入有稽自不

敢於爲盜如是而盜源不淸者未之有也至於盜之既起則文武和衷講求緝捕之方勦撫之法使數人共縛一人則其黨自疑以思悔之盜擒不化之盜則其類無不獲如是而盜根不靖者亦未之有也抑更有進者尤望

朝廷之上稍寬失盜之罰使人得展布其材嚴諱盜之責使人皆各盡其力如是則人既不甘於爲盜盜且皆化爲民而家給人足比戸可封之盛亦何難再見於今日哉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五目錄

論

五卷目錄終

其愚不可及論

非具天下之至性者不能當天下之大難而成天下之大功蓋至性所積可以感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維氣運可以回造化此固非冒昧壯往以僥倖于萬一者也天下理勢未處其窮而名有可立功有可建彼高才逸足者先之矣負至性者有拱手退讓已耳至若人心已渙天命若綴負至性者于此不知有利害不知有身家併不知有成敗安危而挺其慷慨激烈之氣刀鋸鼎鑊有所不能摧竭其沉幾度變之識

旁午紛紜有所不能亂殫其操縱斡旋批亢導窾迎機赴的之奇毫芒銖黍有所不容爽然後人心以固天命以囘除大難以成大功此夫子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蓋千古之至性固世俗所共笑以爲大愚者也嘗論之夫武子之時何時也哉君出矣衆心離矣叔武含寃元咺再控大勢無可挽矣況又有赫赫盟主將甘心于我寡君此際人無愚智豈復有可希兾于萬一者哉雖然武子而不爲成公臣也則已耳武子而爲成公臣也則此際惟知有吾君國人咎吾

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國人乎叔武懟吾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其弟乎元咺訟吾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其臣乎卽霸王臨之以赫赫之威亦不過一鄰國君也可令吾 死於鄰國之 乎武子以爲吾 必不可死有吾在則 君必不容或至於死雖然 志稍怯焉則 且死 氣稍浮焉則君且死 思慮稍有未周防維稍有未悉至誠懇切不足以感天人神鬼焉則君且死故橐饘可也使橐饘稍未密則不必死於餒薄酖可也使薄 而或洩則不必死於藥玉可獻也

使上無共主之見矜旁無與國之代請則不死於誅求而反死於納賂國人可盟也使行者不諒其無專功之心居者不諒其無報復之意則不　於入境之初而終死於返國之後武子於此則不知有身家而君之飲食居起則防範無一不極其詳不知有利害而君之行止遲速則籌度無一不審其勢成敗安危併若有所不計而君之上承霸主下撫國人規畫處置無一不洞其機宜夫然後脫之于羈囚毒螫之中以重撫其人民社稷而已則退然若一無所與其勞

卽國之人亦晏然不得而指目之而嘖嘖共嘆以爲非常之事也蓋其苦心積慮在于方寸信誓飲泣在于幽獨呼籲迫切動乎天地鬼神而世之人但見其貿貿以往也則相率而愚武子愚武子而武子之君之難脫矣武子之功成矣此又孰得而及之也哉三代以下唯諸葛忠武以區區之蜀留炎漢四十餘年之祚郭汾陽以一節度再造唐家十數傳之基宗留守以孤軍重延趙宋百餘年之曆皆以千古之至性成千古之事功然當年自患得患失之鄙夫視之固

未有不愚之者吾故曰千古之至性乃世俗所共笑以爲大愚者也噫微武子吾誰與歸

得一道人曰此等語非門外漢所能道字字亦從至性中出故能針針見血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

人臣出而任軍國之事必先有兢業之學主乎其中而以明斷之才濟之乃可以任事而奏成功蓋有才而不學雖其智識過人往往以矜心傲氣而敗事于一念輕忽之間有學而無其才則雖凜凜自持究不能出一奇定一策徒始終畏葸而無濟于事此魯論夫子與子路論行軍而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懼者將之學謀而成者將之才二者皆不可偏廢而至於區區之勇則若無與焉者也夫三軍之事勇

亦安可少哉矢石相加劍戟相撞輕趫自雄者先之矣挽强命中者摧之矣重圍四合陣堅不撓暗嗚叱咤者突而前矣翹關扛鼎者披靡而辟易之矣勇亦安可少哉然此皆偏裨行伍者之事非帷幄運籌廟堂筭勝者之事也若上觀于天時之可否下察于地勢之險易中審于彼此之情形爲大將者於此亦安可無懼哉雖水之風昆陽之雨其變幻在須臾則今事之轉移亦祇在毫末我知之復慮泄之又不得不備之此非輕率者所能籌也井陘之隘冒險而前背

水之師蹈險而戰我知之我反而用之且合大衆而困之此非浮淺者所能決也減竈以示弱也反而爲添竈析骸以情告也變而爲量沙我詭道以出之當圖後策以繼之此非冒昧者所能措置也爲大將者於此安可無懼哉雖然懼而不謀則事機坐失仲達之巾幗而已謀而不好則愎諫自用趙括之父書而已好謀而無成則議論紛擾而衆心離事權渙散而士志怠雖以士會之賢安能免於邲之敗哉故爲將者懼而有謀則曹劌一出而可決長勺之師謀而知

好則許歷一言而可贊闕與之筭謀而有成則趙充國之決計與屯而可收金城之功蓋好謀者見之明謀而成者斷之決雖以房杜之儔猶稱一善謀一善斷而不能兼則能明而斷非天生之全材又安能與此哉夫明斷之才既難兼而又必深之以學問是求之于敦詩說禮之中猶千百不得一二則甲胄行伍之倫終不得與於大將之選乎而非也蓋才者生於天而學者成於人吾所謂學非口耳呫嗶之謂也士苟有志則凡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街談巷

議之所及無一非我學問之資往代將帥或起于行間或拔于小吏甚或出于盜賊而沉重深謹功業始終大抵歷事多而見聞廣其於天時地利人事之變皆熟諳于中則氣不得不沉幾不得不深而慮不得不密兢業之學問由此出也彼口耳呫嗶之士驕心侈志放談高論已耳安得言學問哉吾故曰將之才將之學皆不可偏廢而匹夫之勇則誠無所與焉者也

得一道人曰千古談兵不出聖言二語此人所知懼

本於學謀得於天學又不在為口耳此中分寸能

道得到此

是謂道配天地論

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制作垂于萬年其功用卽同于兩大此非過爲推崇之論也蓋天地能生萬物不能使萬物皆歸于和平聖人創制立法凡所以引導人心歸于和平者無所不盡乃至政敎之所不能及法令之所不能加伏于隱微而終於肆意徑行而莫知所底聖人乃作爲聲音使奏之者不自知聞之者亦不自覺天下之情性已優柔漸漬而共歸于和平此參贊裁成之用至此而莫可加也周子通書之論樂

也曰是謂道配天地旨哉言乎請得而申論之夫天生斯民作之君師是天地原以斯民之責畀之天子也然天地能以斯民之責畀之天子不能使天子盡其教養斯民之道以同功于天地况乎天之崇高無不覆也地之廣厚無不載也帝王之政教號令即能及於東西朔南而政教之所不及號令之所不加以至四海之內蒼生之衆山川道路之所阻祁寒暑雨疾苦或壅於上聞寇盜姦宄敗類且干乎國法即或外束於刑憲矣而中懷豈無姦慝之滋貌飾爲端人

矣幽獨且挾險詐之隱帝王雖神聖亦有無可如何者乃謂樂作之後卽能使優柔平中而天下化成以至於道配天地也誰其信之哉抑知天地能生成百姓而不能使百姓之太和能覆載萬物而不能使萬物之咸若況乎二氣之稟受清濁厚薄各殊五方之嗜慾剛柔秀頑各異欲心不平則不能無爭躁心不釋則不能自靜是以天下之治無由一底于成如是而欲其偶當天地之心尚不可得敢言配之哉聖人知政敎號令蠻域有所不及而樂之爲用無地不可

通祁寒暑雨節序有所難齊而樂之爲用無時不可齊寇盜姦宄刑威有所難格而樂之爲用無人不可化即姦慝之滋陰詐之隱耳目所不及見聞者樂之爲用無不可潛消而默移之是以象陰陽以定其正變因盈縮以定其短長十二律呂之用遂與一歲相應金石互奏高下相宣之際聽之者不覺入耳怡心而其純古淡泊之味使人慾念無不平雍容和雅之音使人躁忿無不釋由一鄉一國而達之九州四海萬國之人莫不順則同風則凡昆蟲草木之微莫不

熈熈然各遂其有生之樂是天地所不能使之和者。聖人已莫不和之天地所不能使之若者。聖人已無不若之感神格祖而景星慶雲可見也鳳儀獸舞而醴泉朱草可生也道配天地豈有過哉然要必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復有親賢才藝如周公者爲之考古正律復太古之元音斯參天兩地至此莫與京也猗歟盛哉

得一道人曰雖擬應時之作而論樂之條暢無過此者可補通書註疏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六目錄

論

六卷目錄終

前漢總論

秦失其鹿豪雄蜂起。項羽以喑嗚叱咤之姿隨叔父梁立楚懷王孫心將八千之衆奮起江東遂統五諸侯伐嬴氏沛公以寬大長者提泗上三尺受命懷王入關實賴羽扼章邯于鉅鹿故得乘虛西向雖五星兆符軹道受縛三章約法父老歸心而項羽廻師函谷長驅灞上向非項伯解紛于先樊噲譙讓于後鴻門玉玦其得免於項莊亞父者幾希矣虎口脫身就封南鄭幸羽以沐猴東歸始得席卷三秦然大風晦

冥幾危於睢水左纛黃屋詭脫於滎陽中胷捫足瀕險於廣武太公呂后鐺釜餘生孝惠魯元墜車殘魄崎嶇五載卒成帝業迹其生平輕士嫚駡好色貪財若中主所不屑爲而卒之鋤秦滅項創業垂統後世論三代以下帝王帝爲稱首其故何哉先儒謂子輿氏所稱不嗜殺人能一之者高帝得之其說固然然要未有如高帝自知之明者也夫帝王之道莫大於用人聽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帝獨能委心三傑使羣力羣策悉就範圍蕭曹文吏同起豐沛與

氣之異赤帝之符夙昔傾心無煩駕御淮陰負國士之奇非登壇之拜不能留之於先非全齊之封不能縻之於後至若子房椎秦博浪志在酬韓自非言聽計從英資天授有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爲漢用者哉其他拔陳平於亡命捐四萬金而不疑納黥布于敗奔供帳同王者而不恡捐梁地以與彭越而垓下之動集剬四千戶以慰趙子弟而代地之亂平顛倒英雄網羅智勇所以百敗不懾宏濟大業者也至若輟洗聽酈生之謀吐哺銷六國之印納董公之説而大

義先聲採轅生之計而楚力自屈商山四皓數語而而國本以安戍卒婁敬一言而大業以定帝不必自出一奇自畫一策而細流土壤皆佐高深而過魯太牢一祀遂開炎漢四百載之基獨惜陸生僅陳新語不議早表六經叔孫通綿蕞成儀難語修明禮樂此則羣臣贊勷未遑非盡帝日不暇給之過也天下已定相國以勳名始終長沙亦忠勤保世樊酈絳灌莘土皆及子孫而盧綰陳豨韓信英布彭越之徒先後以叛受誅類多疑獄得毋垓下徵兵沙中偶語之時

已豫階之禍歟惠帝以仁柔之資曹參守畫一之化湯火之餘淸靜寧一宇內庶幾息肩惜其制於母后目擊人彘之傷遂以淫樂致疾嗚呼高祖出萬姓于暴秦塗炭之中而燕翼貽謀不能爲戚氏母子延一日之命豈非並后匹嫡寵暱于先適滋酖毒于後哉諸呂分王劉氏不絕如綫然陸賈交驩酈寄進說太尉一呼北軍左袒卒之誅鋤非種竟以安劉參陵平勃相繼輔遺保泰定傾功同再造而高帝已預囑于十餘載之前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籌之者乃益嘆高

帝之神明爲不可及也文帝渭橋受璽之後猶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天性恭儉使然後儒乃議其詐亦少苛矣踐阼之後採賈山之至言而止輦受諫嘉張釋之之守法而息怒平刑納袁盎郤席之忠而嫡庶有分錄賈誼治安之策而貴貴有禮緹縈之書上而肉刑除馮唐之說行而魏尚用至若申屠嘉檄斬鄧通而持節以謝丞相周亞夫令行細柳而按轡以重將軍蓋帝之用人聽言較高帝庶幾焉他若羣臣哭漢使而薄昭自裁南越賜璽書而尉佗內附帝之以柔

制剛又若得力于黃老者二十三年之中刑措成風邊烽少警雖日食星變地震山崩災異不一而罪己省躬詔書爾雅訓詞深厚異不爲災愈增帝之盛德固不待露臺惜費身衣弋綈已卓乎一代之令主矣景帝嗣恭儉之徽庶幾與民休息吳楚窺覦漢鼎己非一朝而七國兵連袁盎進讒晁錯以忠謀受禍使非文帝預留備緩急之周亞夫卽以魏其之賢未必能平大亂于反掌功高不賞尚食取箸嘔血以終惜哉然薄后以無罪見疎臨江以侵地自殺鞅鞅老臣

又無論己梁王以愛弟怙寵帝輕發傳位之言遂致公孫詭羊勝刺殺袁盎之禍賴田叔善處人骨肉之間獄辭一燒而太后驩然弟兄式好漢廷諸臣信無出其右君子所以貴知權也竇太后不好儒術帝亦未暇右文至孝武始尊崇五經置博士而田何丁寬施讎孟喜之易伏生兒寬歐陽之尚書后蒼大小戴之禮韓嬰毛萇之詩公孫弘董仲舒瑕丘江公之公羊穀梁春秋拾煨燼于秦火師說相承異同各見其于聖賢微言奧義雖猶未能揭日月于中天然後世

藉其權輿乃得因文求義抉蘊窮源則天經地義賴以不絕於人心武帝之功蓋宇宙爲烈矣帝又雄才大略驅策羣英文學則有司馬相如司馬遷嚴助終軍枚臯嚴安徐樂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將帥則有衞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之輩直言譎諫則有汲黯卜式東方朔之屬獨惜其相曲學阿世之公孫而使飭以膠東老任舞智御人之張湯而長孺以淮陽終修封禪神仙之事而受文成五利之欺利平準車船之貲而甘桑弘羊孔僅之誤喜煅煉周内之治而慾

義縱趙禹王溫舒之酷耽宛馬竹杖之玩而不恤貳師博望窮搜絕域師行萬里之勞其最大者江充巫蠱之獄一興而戾太子不能自保雖賴田千秋一言卒無解于歸來望思之痛以帝之英明而小人進用敢於傾危國本吁亦可畏矣猶幸輪臺之詔藹然悔心受遺得人不負付託帝知人特識固迥出尋常哉孝昭明慧博陸金張同心輔政雖有燕王旦上官桀之亂旦夕就誅匈奴和親而十九載蘇子卿卒歸漢節自此民安物阜庶幾文景之休而享祚不永天意

固有屬乎昌邑嗣基敗度敗禮厥罰常陰上于象緯而獄中異氣早奏休禎僵柳上林遂成符讖曾孫之立大將軍固不得獨誇定策之功矣驂乘芒刺已挾震主之威而首輔元勳何會后族乃奸謀挾鴆使許后不獲考終顯也何心孰不可忍沒身爲幸山禹誅夷抑不可謂宣帝報功之薄也帝既綜核名實丙魏一德和衷弱翁諫北伐志先內安丙吉問牛喘事崇大體其時郡國守相循卓成風龔遂化行於渤海尹翁歸政肅於扶風黃霸教著於潁川韓延壽恩浹於

馮翊至耿壽昌常平有儲而本富以饒趙充國塞下興屯而邊備以固以故西域稽顙呼韓來賓神爵五鳳黃龍甘露史不絕書帝不忘股肱之勳而有麒麟閣十一人之繪首大將軍以誌元功終典屬國以揚忠節漢業之盛無以加茲獨趙蓋韓楊之死後世於于定國不無遺議焉元帝自為太子時宣帝謂其亂我家法夫漢治固誠襍霸儒術豈盡優柔元帝納貢禹節儉之言嘉匡衡禮讓之疏蓋猶庶幾文景獨是史高用事而弘恭石顯實典樞機遂至使剛直蕭傅

卒死園牆而懇切之京房亦遭酷禍帝明知恭顯作威而不能制則優柔太過之愆非盡儒術之失也成帝臨朝恭默穆穆其容而同日五侯政由舅氏王鳳威福大張杜欽谷永自托權門張禹孔光依違國是災眚荐臻緯精示警劉更生款款陳洪範之篇朱槐里悻悻請上方之劍帝方耽情房闥私出媟遊雖嘉宗正之忠輯直臣之檻而太阿不斷釀孽滋灩卒之燕啄皇孫禍生枕席可勝嘆哉孝哀以傅相入朝之對當上心又私賂貽儀遂以定陶入嗣初政威福自

出節儉勵精人情翕然望治然王況王根就國而丁傅皆進列侯嬖寵董賢冊稱允執志同燕噲漢鼎幾移反使僞爲謙恭之奸莽得以養高觀釁大行在殯而假元后之詔先奪大司馬之權援立九齡之中山而百官總己則大命已歸掌握矣又承累朝熙洽之餘白雉越裳歸美安漢比德周公貢符獻瑞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餘人此時非無掛冠之逢萌棄家之梅福先幾遠識遁跡避汚而屬籍諸劉其麗不億乃甘心默默俯首攘臂後乃女爲帝后九錫宰衡外

詭金滕陰行鴆毒盈廷莫發其奸迨至藉手孺子居攝卽眞元后乃欲以一老婦人爭存亡于一璽不亦晚乎於戲高帝以百戰取天下文景武宣焦勞恭儉以致太平而鴟吻豺聲之徒不假尺兵徒以飾詐矯誣遂攘神器政竊周官文摹誓誥紛更擾亂罔衆欺天邊釁旣開土崩魚爛劉崇翟義首倡義旗雖身膏斧鑕而舍生成仁遂爲白水眞人先驅之藉乃知忠佐不可闇奸名義自存天壤論世至此未嘗不爲劉子駿揚子雲之流長太息也

得一道人曰漢高超出百代止在用人聽言此讀史
大本領並后匹嫡之戒有愛子者不可不知爲愛
子者更不可不知其論議宏鉅而典贍風華蘊藉
深厚東西京以下無此筆力
楊道聲曰全以識力卷舒是宇宙間大關係文字
而華厚典核亦融洽孟堅蔚宗而成此等作自
應獨峙千古

晉紀總論

司馬懿值當塗初造之秋。狼顧虎視外距勍敵內剪強藩志已早吞魏鼎。師昭繼志廢弑相尋雖大命已歸掌握而輿情尚未盡附也。中領軍以中人之姿席祖父餘威值蜀漢初平孫吳昏暴誕欽芟除于先鍾鄧殲滅于後國無異論坐移神器獨一安平王太宰欷歔流涕願作大魏之純臣車中范粲庶幾不孤哉。受禪之初棼雉頭之裘易青絲之靷錄漢臣以褒舊德置諫議以納忠言其大者正郊祀五帝之儀勉疏

素三年之制迹其仁孝寬大使輔弼得人亦一代之令主也孫皓未平帝志規混一一時將帥羊叔子信行于吳會王龍驤威重于益州杜武庫承事于鎭南皆力主南伐之謀蒙衝絕港木柹蔽江而歸命方指湖開之祥成青蓋之讖乘風飛渡輿櫬軍門曆數信有屬乎柰何太康以後納左部之衆罷州郡之兵而親賢如齊王攸讒間以死此座可惜衞瓘隱諷于先錢入私門劉毅直規于後遂至日食三朝彗孛屢見太廟地陷天意已有明徵帝方羊車竹葉自娛羣下

成風亦錮幛蠟薪相競乃信山濤外寧內憂之言何會後嗣其殆之論誠老成之先識也孝惠智昏闒茸南風凶熾晨雞楊太傅受詔輔遺驕恣寡謀遂遭荼毒以太后之尊至截髮稽顙以全母命而不可得天綱地維于斯絕矣未幾東安遠徙太保受誅汝南楚國先後屠戮牽之金墉奪膳藥杵含哀書契以來未聞斯酷朝野方且虛誕成風清談相尚蓋自何晏導其源王衍揚其波相率於頹廢潰敗而不可救當此之時非無一二達識憂時之士江統遠慮于徙戎蕃

忠預戒于波溺魯褒著論于錢神索靖殷憂于荆棘

獨惜張茂先以博雅之姿能辨海鳧之毛不能決幾

于中台之坼倫秀發難同陷誅夷痛哉齊冏討趙倫

之篡矜再造之功河間長沙聯兵內向冏既受誅顒

顆又攻乂廢帝東海乘機討亂骨肉相殘同歸殄滅

而劉淵李特之徒已先後稱雄成漢矣羊后予罩四

廢五復帝終以餅毒崩不了家事竟如何哉懷帝以

太弟嗣位聽政東堂使人復見武帝之世而天下已

魚爛土崩陳敏盜據于吳會汲桑暴掠于鄴中蒲洪

擁衆於略陽慕容廆稱雄於大棘迨劉聰弑和自立王彌石勒頻逼洛陽王衍受排牆之誅司馬越嬰焚尸之慘未幾呼延晏劉曜長驅而會稽郡公終羅青衣行酒之禍矣西凉張軌翼戴秦王麴允索綝長安定策桑版署號採稆療饑愍也何辜實丁百六劉曜西來羊車肉袒吉朗引決于攀車較之辛賓庾珉固先後爭烈哉於戲張掖石文牛承馬後典午之祚七帝告終瑯琊以神光日角之祥督軍分陜羣彥歸誠王茂弘早托腹心周伯仁贪皇歸命顧彥先人望風

流劉大運中原遺老而百六之掾如卞壼周訪庾亮甘卓刁協陶侃輩皆濟世之英故能使江東粗定然乘輿播越望急倒懸詔促勤王遷延自保觀劉越石枕戈待旦之言祖豫州擊楫渡江之誓可爲撫膺太息也兩都既蕩一馬化龍張寔輸誠慕容勸進時值聰逝粲弒靳準盡薙諸劉江左此時不能裒聚寡弱糾合忠義因便乘釁掃蕩中原遂使劉曜竊號長安石勒稱王趙地時乎既失咎將誰追而王處仲方且跋扈武昌稱兵犯闕隗協敗遁而戴淵周顗甘卓譙

王承皆以忠受禍帝竟憂憤以崩可勝嘆哉明帝以剛斷之資王茂弘當大義滅親之任溫太眞早發逆謀卞壼從容贊畫天剪元兇錢沈相繼就戮庶足少刷國恥惜享年不永大業不終成帝主幼時艱卽位踰年而元舅遽激蘇峻之變卞尚書父子死忠建康不守兵侵御座賴褚翜擁護乘輿陶侃溫嶠仗義討逆帝后幽逼播遷逆豎陣燔天綱反正元規方自求投竄山海乃鎮外未久依然總握樞機大舅小舅繼威福自專幸石虎李壽連兵之約不行故得苟安

旦夕此時南國士大夫酣縱成風而少康一旅勾踐會稽之論乃發於慕容氏長史劉翔之口江左君臣亦少愧矣帝納庾冰長君之言母弟嗣統然建元初紀丘山遽傾康旣促齡穆亦殗祿石季龍陳兵百萬賴趙攬白鴈之諫始罷南征當主少國疑之日差能安枕乃庾翼賞識桓溫會稽王又令得居形勝伐蜀之後專制朝廷李勢初平晉患自此始矣石氏內亂褚裒乘釁朝野方幸以爲中原指日可復惜此時無復祖士雅溫太眞陶士行之流智勇俱疎代陂喪師

而河北歸附遺民數十萬流亡輾轉遂使羣雄借資
冉閔稱魏苻健王秦慕容雋帝燕張祚亦自雄凉土
而殷深源乃以管葛浮譽連年北伐姚襄伏甲辱國
喪師桓元子借公議廢浩爲庶人中外大權悉歸掌
握遂以王旅入關秦民垂泣載道乃僅拔三千戶以
歸而棄王景略以資敵國三秦豪傑將毋笑人乎穆
旣無嗣哀帝以成帝長子而入承大統乃惑方士斷
穀餌藥之說早棄萬幾此時王猛相秦慕容恪爲燕
太宰溫憂方大故洛陽再陷不發援師帝奕母弟繼

立溫謂燕恪已薨志規河朔立功歸受九錫不意秦
師來援失利枋頭髯參軍進伊霍之謀遂思洩忿于
海西矣簡文以元帝庶孽清談差勝權臣援立拱默
憂危至于太微熒惑泣下霑襟何其衰也孝武踐阼
之初大司馬來朝王坦之遂至倒持手板而謝安笑
語從容東山風流庶無負蒼生之望矣元惡告斃弟
冲忠勤王室中外以安而苻秦自哀帝之世已剪強
燕祇緣王猛之言江左得暫寧宇乃一旦違衆窮兵
百萬大舉謝元泗水以八千之衆大破秦師廟謨將

略固自兼優哉夫堅當風鶴皆兵之餘晉人未遑恢復之計遂使慕容垂以後燕復國姚萇以後秦開基勢有固然獨是劉牢之進據碻磝而苻丕鄴都告饑晉人水陸餽運太保本爲開拓中原之謀後反爲恤讎救敵之舉得無瑯琊內逼姑借出鎮全軀本非謀國之遠圖歟安既薨逝道子總錄尚書縱恣驕盈晉人無復中原之望西秦之乞伏國仁後涼之呂光死魏之拓跋珪遂皆乘亂竊據須女之長星示警帝方于華林園舉酒酬天未幾而有清暑殿張貴妃之變

矣安帝幼不能言饑寒不辨卽位之始王恭舉兵內向詔誅王國寶等以謝而諸鎭罷兵元顯以凶悖之姿解父揚州殺生任意以致孫恩之叛桓元以五湖長抑贊之餘擅殺殷仲堪求鎭荊江而朝廷不能制都督八州志規問鼎元顯不量力致討自取誅夷未幾九錫卽眞御牀忽陷遂使諸鎭連兵義旗響應適足爲劉下邳之先資也元振先後受誅留臺反正而十六州都督乃能乞十二郡于秦功亦偉哉隆安以後呂氏納款姚興後燕祚移養子而南凉之禿髮烏

孤西凉之李暠北凉之段業沮渠蒙遜大夏之赫連勃勃北燕之馮跋皆竊據邊隅晉室鞭長不及元魏姚秦力猶強盛獨南燕慕容德都于廣固傳兒子超勢有可圖裕乃抗表出師臨朐一戰縛斬建康蓋自晉室渡江以來軍威之盛未有若斯者也然不能示恩懷遠使鄰敵向風乃戮王公以下三千餘人恣行屠酷又安得成混一之規哉北伐方殷徐道覆盧循乘虛內犯而裕一振旅率皆授首威聲既著猜忌方深劉毅諸葛長民相繼剪除司馬休之師潰出走自

此劍履入朝衆論屏息矣猶念息兵三年當取關洛整旅長安姚泓授首惜沈田子王鎮惡不和遂以百年不霑王化之秦民卒棄而屬之赫連氏急成篡事無意中原司馬德宗之曹操固不誣哉安帝不慧卽使之如山陽之考終未爲不可乃拘讖緯二帝之文使有東堂之慘琅琊甘心草詔他日之踰垣掩被毋乃酷乎嗚呼兩晉二百五十五年之中强臣兩篡天子屢遷而盜名號者十有六國君臣上下人鮮考終天下日紛擾于刀鋒箭鏃之間果司馬氏貽謀之不

臧豈天運之多否耶何斯世斯民之不幸也
得一道人曰議論皆舉其大綱而十六國興滅先後
井井至抑揚褒貶處全以搖曳唱嘆之筆出之鐵
案如山却又丰神獨絕史論中化工之筆也
楊道聲曰責東晉君臣皆堂堂正正之論千載君
臣皆不可不知特舉劉翔微顯闡幽尤不可少
安石一問東山亦難自解通篇皆以叙事爲議
論典核復饒風致眞神品也却開後人無數法
門

劉宋總論

金行不競劉德興以楚元遺裔從樗蒱賣履崛起而叅軍事然龍章五色僧寺兆祥搗藥羣兒新洲告瑞風骨不常固不待起兵京口之日矣孫恩既定桓氏盜竊非據劉毅何無忌屈指草澤英雄遂推盟主僉卒主簿乃得口授耳聽之劉穆之一戰覆舟乘輿反正使以十六州都督終節守藩功豈在陶士行之下哉已乃抗表伐燕慕容面縛廻師桑落馘斬盧循振轡關中姚泓授首外立震主之功內則以次剪除劉

戮諸葛長民司馬休之之輩九錫卽眞人無異議乃拘昌明二帝之讖東堂既戹復斃零陵魏晉以來未聞斯酷君子已知宋祚之不長也受禪之年李恂見屠蒙遜乞伏赫連馮燕拓拔猶存五國帝春秋已高未暇遠圖迹其內治能事太后以孝得君天下之本而清儉簡嚴不畜私藏不事遊宴樸素自奉嬪御亦寡嶺南細布猶恐勞人公主遣貲不踰二十萬江左豪奢之習至是而一變矣朝事一歸宰相母后不得臨朝可爲幼主貽燕之良規惜其付託非倫而殘刻

開基難兇好還之天道營陽承祧一載酷禍且及盧陵不獨機權之謝晦首入雲龍而無異圖之傳亮徐羨之終忝門闕之踣廻首掩被踰垣之事未五稔亦可哀哉宜都初發江陵瑞同夏禹始攬萬幾即討徐傅之罪嗚呼宋朝佐命曾幾何時而嗣君愛子相繼荼毒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謝宣明乃至此恨不得爲勤王之師又何晚也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粹謝弘微皆冠冕一時並擢清要帝復綱維備舉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戶口蕃滋風俗淳厚元嘉之政庶幾內清

外晏乃偶爾違豫而彭城王義康等輕壞萬里長城是時赫連定甫滅熾盤旋爲吐谷渾所執而拓跋氏連舉涼燕佐以崔浩高允可謂勍敵帝乃輕信白面書生之言妄侈封狼居胥之志專閫非人事多遙制遂致魏騎長驅六州淪陷嬰兒貫槊春燕巢林向使唱籌量沙之檀道濟猶存安得猖獗至此哉幸魏有宗愛之變外患暫寧而潘嬪漏言遂成子禍沈慶之定策于先王僧達赴義于後孝武卽位新亭而逆劭始與皆嬰顯戮社稷庶幾再造矣奈何奢泰僭縟狎

侮羣臣慳鄙老傖皆蒙題品而葛燈麻拂至薄乃祖
田舍翁沈懷文以直諫被誅王僧達以怨望賜死周
朗亦以言事道斃寧州宗室諸王先後稱兵南郡王
義宣首禍于荆湘竟陵王誕投表于建康海陵王休
茂督衆于襄陽皆正刑章武昌王渾亦以嬉笑改元
廢逼自斃此時在廷非無謝莊袁粲顧愷之蔡興宗
之流風節文章蔚爲人望而裁法興戴明寶巢尚之
三中書門方成市諸君子得免爲顏竣爲幸敢言格
君哉子業嗣基惰容受璽病人多鬼育此寧馨雖鼻

圖翁泥槽豢叔而爲山陽置面首三十人夏癸商辛未足以喻沈太尉既發顏柳之謀使義恭子鸞先後屠戮而青溪閉橋卒受蒙被之慘八十老翁抱忠以歿可謂非純臣乎晉安王尋陽興師壽寂之竹林抽刃明帝得承大統謂宜前車借鑒培息本枝乃猜忌更深保字螟蛉殄勦同氣子勛傳首而子綏子元子項皆坐殲鋤獨是建安王請盡除松滋侯兄弟十人而己亦不免尚書省之酖休若休祐相繼受戮宗室全要領者幾人哉徐州薛安都乞降帝乃欲使張永

沈攸之耀師淮北驚疑致釁敗績呂梁淮豫一時淪沒蕭道成別鎮淮陰而豪俊歸心自此始矣蒼梧以李道兒遺體放縱不減景和休範傳檄于江州景素揚旌于京口適爲蕭氏立功之階李將軍乃于揮鋋鼓劍之餘突入領軍府援弓飛鏑七夕夜遊遂血染楊玉夫之刃矣安成王準本育自休範庶姬天下事已盡歸蕭公聊尊虛器以塞衆論迨袁粲劉秉石頭敗謀沈攸之江陵師潰裴顗掛冠謝朏高臥解璽自有王侍中褚彥回何能立異哉獨是汝陰王門前一

騎衛士希旨邀功諸劉唯遜之受庇褚淵其他無少長皆盡官家取司馬家固然抑何效尤之逾甚也於戲有宋世傳八君曆僅五紀三嬰荼酷兩育非宗至子孫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而晉室遺民乃有詩題甲子之陶淵明乞食從容考終于柴桑之里視王者不死之劉寄奴竟何如哉綱目大書特書晉徵士于元嘉之朝取義成仁之君子可以興矣

得一道人曰名論至言足令奸雄灰心儒生壯氣而唱嘆抑揚風神縹緲真大儒之論神仙之筆也